沙溪集

一之三

疏
啓辭
奏草
狀啓
書上

沙溪先生遺稿序

語曰辭達而已朱子釋之曰不以富麗爲工我文元公先生一生沉潛理窟不事著述或不得已而見於文字則質實渾厚絶去華飾故見者曰大朴未散也以故其所論

說慤謹精確攧撲不破蓋一主於
朱子雖程子之說苟有異同則亦
不無從違況其餘乎若於經傳則
多以漢儒爲是蓋亦曰朱子於釋
經嘗以漢儒爲有功雖有可疑者
不可句斷也最以擺脫舊說刱爲

新巧爲便儇皎厲之習而深斥之
故雖尋常書札亦必老成謹嚴不
敢師心臆斷傳之久遠可期其無
獘矣昔孔門諸子聰明才辯不爲
不多而卒得其宗乃質魯之曾子
而已然則學之爲道豈文華之可

與我文敬公趨庭傳受既修先生
所撰喪禮備要疑禮問解等書刋
行於世久矣其餘經書辨疑家禮
輯覽則公以授時烈時烈不敢以
匪人辭既編摩入梓而惟奏疏書
札曁細瑣文字若干沓無甚次第

今又收輯第錄而附以若干語錄及後人爲先生記述若干篇名以遺稿而不敢以文集名焉蓋先生平日自謙之意有不敢忘云爾

崇禎紀元後乙丑月日門人宋時烈謹序

猶漢唐諸儒之所未逮其門人於此
榮模然而後已者宜門人來請
刊其揖讓之言有不實易著合
遺稿而不敢以文字爲累是光以
使後人爲先生羞是遺稿乎會改
今又將稿本屬余刊以寄于嶺南

沙溪金先生卒幾六十年文集猶
未行蓋先生平日不喜著述門下
諸賢不欲違其自謙之意云哉
聖上十一年乙丑 臨筵下教
曰予欲覩文元公文集其令玉堂
取入於是奉朝賀尤齋宋公時烈

以先生門人編次其遺稿隨剏校進
上覽之稱歎遂
命芸館剞劂而行之尤齋公屬壽恒爲序壽恒自惟蒙陋不敢當屢辭不獲則仍竊記壽恒幼侍先王父文正公膝下有語及先生或歎其少文者

王父曰先生何可易言望其外亦可以知其德矣壽恒當時雖稚昧無以識知而因王父之教得以知先生之爲先生也抑又聞之栗谷先生以聖賢之學任繼開之責一時及門之士彬彬輩出其間聰明

英儁以經術文學名於世者未可一二數也至於淳實懇篤謹守師說以能受其遺傳則唯先生一人而已論者以其質魯而傳道猶曾氏之於孔門斯誠知言哉然質魯之人世固多有則諸先生傳道只

在於此而不求其所以傳之〻實
非知先生者也夫聖門旨訣不過
曰博文約禮二者廢其一則非學
也先生天賦渾粹自然近道而至
其問學則加以人一己百之功剖
析精微毫釐必謹克治誠切老而

不懈又專精禮學講討而服行之使天叙天秩大明於吾東其功益偉矣世皆知先生之能約以禮而若其博學於文則鮮克知之矣凡先生之格致思辨詩書雅言無非文者何必摛華藻工筆札而後謂

之文哉故其發爲文字者雖樸淺
簡質無所修飾而率皆義理明白
體用具備無一字一句或涉於偏
駁淫詖信乎其爲仁義之人之言
也先生所以得斯道之傳者其在
斯歟彼以少文爲歉者豈非淺之

爲知先生哉方今世衰道微爲學
者不淪於卑陋則必趨於浮靡其
不爲胡廣之中庸鸚鵡之能言者
幾希矣　聖上興思九原　命刊
遺書欲以嘉惠後學者其意豈偶
然哉誠使讀是集者精思實踐不

務空言看以嘿契乎先生傳道之
實則泝洛閩達洙泗由此可致而
庶不負 聖上表章之盛意矣是
集之行也先生曾孫光城公兄弟
攷校訂正實相編摩之役光城名
萬基早以文學顯用爲 當宁國

舅有大勛於　王室近世名賢予姓之餘休門第之多賢觧有及先生者先生壽後之德誨人之化此亦可徵云

崇禎紀元後丁卯孟秋後學安東金壽恒謹序

沙溪先生遺稿目錄

卷一

疏

辭掌令疏

論私廟親祭時祝文屬號疏

辭元子僚屬成均司業疏二

還鄉後辭職兼陳所懷疏

辭職疏二

甲子适變時待罪疏

辭執義疏二

辭執義仍陳十三事疏

卷二

疏 啓辭 奏草 狀啓

辭工曹參議兼陳所懷疏

陞資謝恩後乞退疏

辭陞嘉善疏

辭同知仍陳所懷疏

伸辨師冤疏

辭同知中樞疏二

啓運宮喪奉慰後還鄉陳情疏

論時事疏
辨延平府院君李貴劄子疏
辭號召使疏
辭刑曹參判疏二
辭召命疏四
掌令時辭職　啓辭
掌令時　搨前奏劄附
執義時辭職　啓辭二
以掌令再承　召命後狀　啓
承召到振威以病辭免狀　啓

號召使時狀啓

卷三

書

答申敬叔

答崔汝允

答李克欽四

與辛用錫李玉汝二

與李聖徵

答申敬叔

答金巘五

答金巘問目
與李士深 四

卷四

書

與李玉汝金冠玉張持國崔子謙
答黃宗海
答韓士仰
答或人問目
與玉汝冠玉
與玉汝

與洪士吉三
答或人
與或人
與申敬叔
與鄭畤晦
與或人
答士深
與子容子謙持國
與李師魯
答宋明甫

與玉汝二
與左右相及冠玉
與尹德耀
與吳汝益
答子容

卷五

辨 說 序 記 跋 祭文 詩
韓士仰五行說辨
四端七情辨示韓士仰
與梁振翊論戒懼愼獨分動靜說

經書辨疑序
家禮輯覽序
喪禮備要序
讀書講疑序
鄭特晦近思錄釋疑序
先憂錄序
王言帖序
養性堂記
用拙堂記
小學集註跋

龜峯集跋

楊浦稿跋

祭崔汝允文

祭金金溝文

挽崔汝允

伽倻山逢尹正卿

再遊伽倻山

卷六

墓碣　墓誌

察訪李公墓碣銘

刑曹參議金公墓碣銘
贈吏曹參判尹公墓碣銘
石溪處士崔君墓碣銘
獻納李公墓碣後叙
僉知中樞府事曹公墓誌銘
卷七
行狀
栗谷李先生家狀
卷八
行狀

皇考黃岡先生家狀
行僉知中樞府事金公行狀
榮川郡守宋公行狀
卷九
筵席 問對
卷十
語錄
宋時烈錄
鄭弘溟錄
卷十一

附錄

沙溪先生遺稿目錄

沙溪先生遺稿卷一

疏

辭掌令疏 癸亥三月

伏以國運不幸姦臣秉[illegible]慫慂君上椓喪邦命彝倫斁敗民生塗炭 宗社岌岌朝夕將亡幸賴皇天眷佑我東韋生 大聖以至今日撥亂反正 慈聖復位黎庶奠枕此殆 宗社億萬斯年之慶也方當代暴以仁釐正庶務日不暇給之際首 下隆旨召臣以掌憲之職臣承 命驚皇措躬無地臣本京華世族生長宰樞之家蔭仕平進三十餘年官至三品本

非山林高蹈有離羣遯世之志者也萬曆癸丑憸遺家禍幸免屠滅蟄伏田廬爲一編氓豈料當此改紀之日首膺 明命乎日今 聖上旁招羣彥彙征可謂千載一時臣苟有一分材具可以仰補 新化者則何敢蹔俟駕屨而進哉臣內自循省無所肖似而加以年紀衰遲筋力耗倦尋常起居亦且須人雖欲扶曳就道其路末由況且以此癃疾匍匐道路則豈不大駭瞻視以爲 聖世之醜累哉玆不敢冒承

恩命伏乞 聖明亟遆臣職俾安微分千萬幸甚臣

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論

私廟 親祭時祝文屬號䟽

伏以 私廟祝號所當博考典禮聿求厥中而伏見禮官今所議定揆之義理有所未安如臣蒙學有何知識然而有懷必言臣子之職玆敢忘其固陋仰陳聾瞽之見伏願 聖明試垂察焉臣謹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至於人君則雖兄之繼弟叔父之繼姪者皆有父子之道焉魯僖公兄也閔公弟也而春秋經曰躋僖公孔子之深意可想矣傳曰逆祀其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齊於子也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

曰逆祀則無昭穆也無昭穆則無祖也蓋非祖禰而謂祖禰者臣子一例而以相繼爲父子也漢宣帝繼昭帝之後以其所生父尊爲皇考范氏曰宣帝於昭帝爲孫則稱其父爲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爲是者以其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又曰宣帝稱其所生爲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夫宣帝以孫行上繼祖父之統而不可以私親爲考位果如范氏程子之說則今 聖上之於大院君亦不可以考稱之也明矣蓋 聖上之於 宣廟雖是親孫而旣昇大位上接 宣廟之統則名號倫序更無可議者如議者

之說而既繼大統又考私親則是不專於正統而爲二本之嫌其爲害禮亂倫不亦甚乎通典亦曰於皇帝屬則兄弟而凡祭奠之文皆稱哀嗣此不以兄弟害尊尊也今者禮官之意欲以考與子定爲稱號既定之爲父子則必爲三年喪豈有入承大統而爲私親服三年之理乎且禮官不察程子立言之意乃曰稱考而又加皇字名位太隆故程子謂之失禮非以考字爲非也云云夫皇乃大字顯字之義即虛字也程子之意只爲傍親不可加考字故立言如是也宋之諸儒於濮王議亦不加考字與歐陽脩輩爭辨後

來程子之言昭然為千萬世定論豈可違程子定論而別生意見使　聖時大禮有一毫未盡之事乎禮官之意以考位之闕為辭帝王之家只以承統為主雖叔父繼姪兄繼弟亦有父子之道焉何可謂之考位闕也然則　殿下於　宣廟雖無父子之名而有父子之義矣禮官不察此義而別生他意輾轉謬誤臣竊惑焉今當依程子說稱叔父稱姪名義有明據似無疑矣此是　國家大事若或誤定後世必有議之者身在言地心有所疑不敢容默伏願　殿下裁擇焉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謹按當時論議多歧大抵皆異於先生先生之意則以爲周平王太子之子桓王林不追崇其考是以孫繼祖也漢宣帝之於昭帝雖是從孫以昭穆言之則祖孫之名猶在而追尊其父則程子以爲亂倫光武實同創業而立四親廟於洛陽朱子以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爲最得故先生之論終始主此數說詳見典禮全書

辭元子僚屬成均司業疏 癸亥六月

伏以臣以年老身病解職調理未幾又差成均司業久未出謝至爲未安故昨日將欲肅拜已呈單字而臣猝患霍亂終不得詣 闕臣不勝惶恐待罪仍念臣賦性魯鈍百事不能如人雖嘗從師問學而所習不出句讀訓詁之間其於明體適用之實則了無分

毫所得加以老耄癃疾神精昏憒耳聾尤甚自分爲
世棄物畢命丘樊矣不料虛名上徹 恩洊及授
以風憲之官待以非常之禮臣啣感 鴻恩扶曳赴
召居官數月尸素餔啜曾無報效而 恩禮有加至
於輿着所須皆蒙 軫念誠非昏耄微臣所敢當也
解官之後便欲乞 賜骸骨歸死田里而 聖明在
上不忍告訣遲迴旅舍苟延時月今者宮僚國子之
命一時竝下臣誠憂惶慚恧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聞
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如或掇拾口耳自無實得則
其何能有以及人哉如臣愚陋自知甚明雖後生小

子時有問業者猶不敢偃然當席況今　元子以沖年妙質講學方急輔導啓迪責任至重故師傅之官皆極一時之選臣名雖僚屬　元子待之擬埒師傅臣之濫贖名器雖不暇言而獨不念調護之失宜勸講之乖方乎至如成均之職　祖宗舊制必用文官意蓋有在二百年來未之或改雖以故儒臣成渾之碩德重望一時大臣猶以爲難今者爲萬不近似之人開前所未有之制人器不稱名實剌謬況翊設官名瞻聆尤駭臣雖欲强顔承命其於公議之可畏多士之指點何哉今臣欲黽勉就列則廡隅所關不敢

冒昧欲投劾徑歸則 恩眷隆重未忍決去進退狼狽心事瞀亂兼之溽暑所傷疾病侵凌精神筋力日就消脫揆分量力都無可堪之理伏願 聖慈曲賜矜察將臣宮僚及司業職名亟 命鐫改俾朝夕將死之臣得返丘園以盡餘年不勝幸甚

二 癸亥八月

伏以臣才踈學淺盜竊虛名猥蒙 聖眷取識負秉而犬馬之齒又近八十揆古人致仕之年已踰六歲雖無疾病之嬰身精神日耗志氣日衰加以耳聾尤甚尋常言語專不聽聞頃日 榻前 天語溫諄俾

盡所蘊而 王音屢下或有未聞問諸承旨然後始
得欽承惶恐隕越若墜深淵鹵莽之懷亦未悉陳退
伏旅舍只竢譴責而又念 元子氣質英明若能輔
導盡方則大有所成而非但微臣滅裂之學無所輔
益亦緣病聵口讀之外無復論難每日公退內顧恧
然揆分量力只合退死田野而已 經筵入侍講廳
僚屬之任豈是許丞但能拜起者之爲哉而懷祿貪
寵彷徨不去已至半年之久俯仰愧怍若無所容
聖度如海含垢包荒僭賞謬 恩日以隆深臣非木
石寧不感激玆以犯義易知進之戒冒詩人素餐之

事形止百穀大無木花無一穀成實者凶荒之災甚於乙卯己未臣在京時不知如此之甚也此時加以調兵赴西之令徵布資送之役一時並督生民號泣計無所出哀矜之狀有不忍見謹以其最切急者條列以上焉嗚呼赴西軍資給則已成不可廢之規但抄兵之數至多而各給以十五匹木此外戰服號衣氈笠犒設及種種行資之物皆出於民如此大無之年徵責許多名目民怨已極矣若後運之兵又如先運之多則雖剝盡肌膚資給之費不能更辦此已可憂矣況丁壯有限今者已盡抄赴日後所抄不過老

殘無用之兵而又徵資送之布則臣恐無補於禦敵而內潰之禍先至也兵誌曰兵務精不務多臣願亟令兵曹精選而減其數一以除西邊饋餉之煩一以紓內民資送之苦焉夫以兩湖赴西之軍多至七千而同時發送刻日登道資裝糧芻皆令及期監司催督於列邑列邑催督於民間哀此困悴之民其何以得辦於期會之內哉雖山積而鬼輸且猶不及況此赤立之餘乎今計莫若先後分運以紓發送之期則其裝其犒次次周旋民可以容其力官可以行其令而於軍政亦無所害矣且今救布之規因用辛酉田

結之數此尤招怨之大者也盖隨其時起實數而稅斂於民者乃 國家經亂後便民之政也向在廢朝擇其稍穰之歲因結最多之數以爲多取之計而嚴立事目故敬差官承風於覆審之際勒定自覺鞭笞狼藉守令不敢從其實下吏只欲免其罪至於虛張若是其多也以今時起之實准之於辛酉之數則未滿三分之二焉而所收之布一依辛酉年例則臣恐往時多取之弊未見革於 新化而當初 德音不見信於民也忠清道則今因監司申鑑狀 啓蠲減逐結收布之令民皆歡欣鼓舞臣以爲通八道一體

蠲減而自今以後一從時起以之取民以之役民而量入爲出務省浮費則民無重歛之怨賦得有制之道矣非獨此也今之難處者逃軍之一族也今若聽軍伍之逃匿而不爲之所則非但已逃者無懲戢之意未逃者且將相效而生心將無以肅軍政而備宿衛也然責於一族而侵督不已則以身役不勝之民疊應逃軍之役矣如此不已則終亦流散更無侵徵之處此實新政之所宜急急變通者也臣願亟使兵曹查考逃軍之籍其年六十以上者盡行刋去只存其五十九歲以下以此行會于各道而其中亦有可

論者所謂逃軍者或有不知其去處者或有出沒於四鄰之境者此類則令有司多方講究則必有善處之策而或可冀其還集矣嗚呼今夏水災振古所無或爲覆沙或爲水沉苗而不秀者十居四五木綿無花者在在皆是而列邑怵於以起爲陳之罪年分看審之際不許給災並以爲實起此尤民之呼冤者也蓋當初陳廢之處則不費播種不勞耘耔猶不至甚怨至於未發穗之各穀未結實之木花則徒有勞費又無所收而猶未免應賦此民之所以難支者也臣竊以爲特令各道凡全災之處一一踏驗並皆蠲免

則若保之澤庶得以下究矣且念大同之設本爲民
除瘼而今反有害焉以臣所居近邑言之當初則連
山所收每結米五斗木半匹強公州每結米十斗懷
德米四斗木一匹行之十年民甚便之而官亦有餘
儲矣厥後　朝政濁亂徵斂無藝加之以守令貪婪
太半私用加賦之數倍蓰於前猶爲不足逐歲增數
民之流散職此之由也今者所下新令每結收米十
六斗收捧之際加升之數又至三四斗以此量之所
收之數比於曩日則雖若小減而若論以當初所定
之數則亦爲倍蓰矣兼且海邊稍遠之處則米一石

輸運之價隨其里數至有一二石之多加以海路險惡不幸覆敗則必有再徵之弊無此二者則民之所費又不知其幾何也若使守令緩其期會使民隨得隨納今月納米來月納布則民必便之而今此大同必使一並備納而至於春等則又與田稅一時督徵此非孟子所謂用其一緩其二者而幾於所謂用其三父子離者矣以此言之大同之法惡在其爲民除瘼耶凡此數者之利害所係甚大臣謂宜令有司先庚先甲盡其規畫變通之道必使生民無怨可也噫臣之下來未踰數十日而所聞所見可駭可憂者非

止一二非不欲歷舉條陳而獨以此爲先者誠以急切之務惟在於此變通施措不容少緩故也古之休告從家還者輒白四方異聞今臣所言雖非異聞而苟究其實則皆出於保斯民固邦本之意也伏願殿下苟行一政令須慮斯民之多瘠苟有一施措須軫斯民之倒懸使斯民愛戴 國家如子弟之愛戴父兄則豈不幸甚哉臣跧伏草澤精神日耗而食息之頃未嘗忘 殿下故敢此仰達焉

辭職䟽 癸亥十月

伏以臣受由下來之日 上敎丁寧諭以勿爲久留

臣義不敢退在初擬黽勉上去以副 聖意而頃因勞熱風冷耳聾益甚衰憊已極以此無計前進更不能容逦 天顔不勝悲歎之至伏望將臣本職特賜鐫改以保垂死之命焉且念臣雖不得上去而區區芹曝之誠則有不能自已者故敢陳一二冀裨 聖學之萬一伏願 殿下留念焉臣聞張子曰以己心爲嚴師臣竊願 殿下凡於日用之間動靜云爲必須從令於天君察其公私是非而行之則雖不中亦不遠矣又聞司馬温公曰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臣願 殿下於乙丙燕閒之

時幽獨得肆之地一念之微一事之細皆存誠敬無愧於屋漏則雖對羣臣無有所隱而心身安舒洞徹矣臣自少以此二說常常服膺而不能踐行今者敢以爲獻 殿下儻能用力於此則大有益於 聖學而 國家幸甚臣民幸甚臣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二 癸亥十月

伏以小臣生長世族之家筮仕 宣廟朝三十餘年位至三品至癸丑以庶弟被罪之故雖並廢棄而本非不欲仕也亦非有山林避世之志者也及至 聖明卽位之初起於久廢之中擢爲臺憲之官又令出

入　經筵敎誨　元子臣之榮幸極矣又無可去之
義矣只緣老病重聽又値冬月則寒疾輒發以故久
未上去以負　聖恩臣罪大矣不料　殿下曲賜財
赦而且勤記念屢下　召命辭旨懇惻不勝感激惶
恐之至第臣癃疾終有所難強者而下來數月尚帶
職名伏乞亟賜遞免以安愚分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甲子適變時待罪疏 甲子二月

伏以臣去冬祗承　聖旨許以開春上來以臣犬馬
之賤而　聖上所以軫念眷待者如此其至臣感荷
隆恩日夜隕越而已不意玆者賊臣稱兵罪惡滔天

中外臣民皆思致討臣雖老病亦當裹足勤王執
戈前驅以效臣子之義而但臣年迫八十衰耗已甚
氣血筋力消鑠無餘又自去冬之初重感寒疾常在
床席未能出戶者已及三月矣今欲強疾奔走則必
將顛仆死於道路如欲隱忍退在則心神飛越不能
自定躑躅崩隕寧欲滅死臣雖蒙 聖慈憫憐或加
矜恕而臣之負犯終難免有司之誅伏乞亟治臣罪
以爲激厲軍民之地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辭執義疏 甲子三月

伏以臣素無才識不適時用而年且衰耗鬼事已迫

其不堪供職之狀已陳於前後疏章矣頃緣變生不虞　乘輿播越臣雖衰病亦不敢退伏私室隨　駕還都之後目見艱危未定　宵旰方勤區區分義還難辭退因循黽勉去留狼狽不意謬　恩荐加叨此非分人器不稱固不暇言而臣之素患聾病日益沉痼頃日承　召入侍獲近　龍光而咫尺　威顔酬酢言語全不諦聽憒憒鶻突徒惹嗤點退省恧縮難以名狀以如此衰病之人其於尋常事爲尚不堪接應況此風憲重地决難苟冒伏願　聖明曲察早忔特令鐫改俾得歸伏松楸以終犬馬之餘年則臣之

死生皆是天地生成之德也臣無任兢惶危迫之至

二 甲子五月

伏以臣猥蒙 恩命許省丘壟旣蒙 給暇且 賜澆奠暨至拜辭之日 宣以內醞副以臘劑誤 恩異數感極幽明非臣隕結所能圖報唯當掃除墓道訖旋卽趨還以謝 洪私而殘骸老喘重傷炎路委頓床席無路起動臣之進退實爲狼狽臣之年衰病深難以供職之狀前後畢陳而 聖上之所洞燭也臣下來之日 元子以臣侍講日久眷眷以 上教申以從速上來之意臣自念癃疾必不堪道途之勤

故謹以前日所陳於 聖上者復達於 元子然退
出 宮門不勝犬馬之戀幾於出涕也臣之齒髮不
至如今日之衰則侍講數年獲覩 睿學之成就者
是臣之至願而能事亦畢矣惟是遭逢太晩暮景迫
人聰明筋力月異而歲不同較去歲休暇之日則亦
大相遠矣臣只自撫躬悲歎而已臣旣不能前進而
所授職名尚存風憲之地不可久曠伏望 聖慈諒
臣愚懇 特許解職俾遂休退之志以盡餘年不勝
幸甚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執義仍陳十三事疏 甲子六月

伏以臣曩陳微懇吐出肺肝冀 賜骸骨待盡丘壑
不自意 聖明不棄舊物復下 召命誤恩稠疊日
以益隆臣承 命兢惶罔知所措臣實世祿之遺蔭
也自少多在仕路初非潔身亂倫之流豈有遭遇
明時而樂爲退藏辜恩負德自蹈於逋慢之誅乎臣
之老羸癃疾決難仕職之狀前後畢陳 聖上之所
洞燭也而然且 召之不置未許休退者豈不以臣
之筋力猶未盡耗或可從事於末班也歟顧臣軀殼
雖存而榮衛內竭只是一偶人耳聰明日減於疇曩
死亡將迫於朝夕如是而貪戀 恩眷往來不憚無

益於　國取譏於人實非臣之初心亦豈非　國家之羞也是以臣外懼物議內懷廉恥自計已熟擬全晩節此外不敢復有他念也況臣所帶職名寔係風憲而自臣辭退以來已閱旬月於田野之間亦非公私所宜伏願　聖慈特諒愚衷速　賜遞免丐臣將死之命俾遂丘壑之志千萬幸甚仍竊惟念臣終始受　恩無絲毫報答今此遠離不勝戀　闕之懷萬一溘先朝露則徒抱泉下之恨矣是以不揆愚陋略具一劄條陳十三事庸替　殿陛之對伏惟　殿下垂察焉一曰立大本二曰恢舊業三曰尊洪範四曰

講小學五曰盡 聖孝六曰敬祀典七曰親九族八
曰體羣臣九曰親聽政十曰革民弊十一曰罷宣惠
廳十二曰修軍政十三曰嚴禁衛何謂立大本臣聞
爲天下國家者必有其本人主之一心是也堯舜禹
以精一執中相傳成湯周武於盤盂几杖必有銘戒
者皆所以立此本也故唐虞三代之治巍巍蕩蕩卓
冠千古未有不立其本而能治其國家者也朱子曰
孟子只管敎人求放心令人終日放去一个身恰似
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都不知若使其心放溢
流蕩無所主宰雖讀五車書有何益乎漢唐以下非

無博聞強記貫通經史之君而論其身心則直是無梢工底船世道之汚隆任他如何不能自爲主張宜乎治日常少亂日常多也　殿下粤自龍飛首開經筵不輟朝晝之講以求學問之益而歲旣一周治效不著臣竊疑　殿下之所以立本者不及於堯舜也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求如堯舜者當求堯舜之心而致其精一執中之功則大本自立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伏願　聖明留神焉

何謂恢舊業惟我　太祖大王　太宗大王化家爲國　世宗大王開拓土疆其所以貽謀燕翼者爲如

何哉　列聖遵業莫不寅畏以致守成之美而不幸
燕山荒墜於前光海顚覆於後天祿不至永絶而歸
於　眞主者此實千一之幸也然　中廟反正之時
雖經燕山荒亂而　國勢猶重南北無憂故勳臣朴
元宗輩以無識武夫無所建明而猶能架漏度日今
則建酋構亂兵連禍結公私蕩竭上下俱困所恃者
毛將在境而假撻之投降者其心難測憂虞之端已
形　殿下之所以盡滌昏朝之亂政以鞏固　祖宗
之丕宇豈非今日之長策乎但　祖宗之法布在方
策而屢經變亂皆已蕩失無所稽考尤可寒心所幸

文宗以上翔業垂統聽政節目皆在於實錄令春秋館及時抄進以備 睿覽則文獻足徵而 先王之法可得以遵也大司成臣鄭曄頃以此意陳於 榻前旣爲蒙 允而春秋館搪塞不行使 殿下不得尋究 祖宗之典則爲今日更化之美政臣實恨焉伏願更 命抄進考其謨烈而見諸施措則舊業之恢期月可期也何謂尊洪範昔我箕子傳洪範於武王設八條於吾東使彝倫禮法侔擬中華所謂八條必是與洪範相爲表裏而其見於班固漢書者只是殺人身償傷人穀償盜沒奴婢三條而五條則泯泯

無傳後之君子孰不痛恨於斯乎所幸洪範九疇編於周書出於孔壁傳於天下於今可以尋究太師道脉者獨賴此篇之存耳八條枝葉也九疇根本也枝葉雖亡根本猶存苟能尊尚九疇講而明之則可以補八條之缺興八條之敎而己卯士禍明經爲陷身之穽後之爲洪範者只爲應擧講經之資而大禹作範之旨箕子叙疇之意無復有探究者而八條敎民之具皆掃於地至於廢朝而彜倫盡矣昔我 太祖大王登極之初卽有息馬論道之意 命散騎常侍曹庶書洪範以上其欲 躬行心得以爲一代之治

者可以想見矣然孔聖云必世而後仁則繼述表章使此大法得行於今日者其不在 殿下乎 宣廟乙亥年間臣父繼輝爲平安監司時爲箕子刱立書院名曰九疇未及妥靈而遞後之議者以爲箕子君臨一國書院之設於禮未妥然嘗見 中廟李夢陽文集則河北爲舜立書院以祀之以此觀之爲人君立書院已有故事況我 國偏蒙箕子之功德而其所以尊奉者不如河北之於大舜豈非欠典之大者乎伏願 聖上亟下本道卒行崇報之擧焉至於心窮其理躬行其道以至建極於一世錫福於萬民則

不外於　殿下之自勉伏願　聖明留神焉且今世
書院如名賢中人所矜式者後學之崇奉宜矣如鄭
介清郭詩之類憑藉勢力亦且濫厠於其間故是非
不明弊端不貲今宜一從公論有所財處也何謂講
小學古者敎人之法不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而但
見於曲禮內則弟子職諸篇其全書則自經秦火世
不復見而敎亦蔑矣惟我朱子蒐輯三代以上聖賢
言行之關於立敎明倫敬身者爲小學內篇又取漢
唐以下諸人言行爲外篇合內外而觀之則眞是做
人底樣子而爲大學之階梯故　中廟朝儒臣趙光

祖等尊信此書進講於 經筵而又刊布民間必使
學者先習而行之故四方風動庶幾堯舜君民之治
此正箕子以後千載一時而不幸遭禍道不終行此
志士之所以扼腕流涕繼之以血者也臣師臣李珥
在 宣廟朝亦講明是書以追己卯之餘風至於纂
集諸家之註爲之折衷以教後學以爲風化之基矣
殿下潛心此書并以李珥所定註說進講於 經筵
以收風行草偃之效焉不勝幸甚但小學是朱子所
撰故朱子言行則不編於其中使後學不得取則誠
可恨也臣韓嶠曾以此質於其師成渾而撮其言行

之最關者編成一書、渾死後令臣證訂臣取而觀
之無非格言至論有關於世教者也伏願　殿下特
命繕寫以進以備　睿覽且令　元子竢文義稍通
與小學兼看則必有所益也何謂盡　聖孝夫孝者
百行之源孔子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
用和睦者是也　殿下奉　大妃於十年幽閉之餘
御於法宮婉容愉色　視膳問安未嘗少怠一國聳
動孰不謂　聖人之大孝乎揚子曰事親自知其不
足者其舜乎若以爲吾孝已盡則便不是聖人之孝
也　殿下亦當常存不足之心一日十二時點檢吾

之所以事親有不如大舜者乎如有一毫未盡分處怵然警省益致其誠則止孝止慈各盡其道兆民之觀感鳥獸之生育皆本於此矣伏願 殿下留神焉

何謂敬祀典古之帝王其於宗廟祭享必盡其誠敬故天子親耕以備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先儒以爲天下非無良農工女也不若自親其致敬盡禮之實也蓋天子諸侯各有養獸之官及至歲時齋戒沐浴納其犧牷牲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月朔及月半君必巡牲將祭君必牽牲將殺君執鸞刀取肝以膋此乃重宗廟血食而不敢不敬也然後

祖考享之而子孫受其福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曰我祭則受福伏願 殿下以古禮爲必可行以聖訓爲必可法非有軍國大事皆必 親莅陟降庭止見其昭臨有故則雖使攝行必致其如不祭之誠則 祖宗默佑上天降嘏必有壽考萬年錫羨無疆之慶矣何謂親九族昔堯之治天下九族旣睦然後及於平章大學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安有家道壞亂而能保其國者哉九族雖有親疏自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況兄弟姊妹其初則父之一身也父

之兄弟其初則祖之一身也良知良能仁愛至情若
不因此而推之何能以施及於兆民也漢文之斗粟
興謠司馬氏之骨肉相殘可以鑑矣而光海無道賊
臣慫恿大獄屢起同氣並殘此國人之所共憤而
殿下之所惻怛者也仁城君珙與逆珵同出賊招
殿下特下不問推戴之　敎以爲全安之地其恩可
謂罔極而逆珵不念再生之德投入賊适爲其擁立
至於賊敗之後與賊同走被擒就死此則人人所得
而誅者也沈器遠之所爲未爲不可也延平府院君
臣李貴因此並疑仁城乃舉其光海時請從河仁俊

兇疏及諸賊之亂言上劄請罪而與副提學臣鄭經世論議不合互上章劄是非紛紜臣以爲不有李貴之言則宗戚橫恣其身將陷於罪惡不有經世之議則必涉疑似骨肉便至於難保伏願 殿下執其兩端察二人之言皆出於爲國而爲之調劑俾無朝著携貳之禍且思保全懿親之道而又於燕閒之暇時接宗班賜以溫顏厚其賜予以盡家人之禮使無疑阻之心則齊家之道亶在於是平章協和之化可以此而推之矣何謂體羣臣所謂體者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之好惡也蓋君如元首臣如股肱分有尊

卑而義則一體此所以忠信以待之重祿以養之也然祿不足則有乖忠信之道而不可以勸士也謹按新羅之地乃吾東三分之一而待其臣金庾信極其優厚其生也重其祿其死也歲給其妻以千石之租高麗員外之祿至於百石員外郎今之郎僚也其祿之厚如此而死後皆給其妻以守身曰使免飢餓國朝亦以是法載於經濟六典而今亡矣 中廟朝儒臣金安國建請復行而竟不得施今者因亂有每朔給料之例合三朔所給而須於四孟名曰須祿近日四孟所給亦不能繼臣僚艱苦之狀有難勝言廉

恥之喪職此之由也伏願　殿下禁奢靡於內絕浮
費於外務爲節用之道使　國家常有餘儲則死者
之家雖未能給祿而宗室百官之俸則當一依法典
而須賜矣如此則其待臣僚恩禮俱洽而有得於體
羣臣之道矣何謂親聽政人君雖有堯舜之心而不
行其政則無以平治天下是故人君夜以安身朝聽
晝訪以行其政蓋國朝有常參焉有朝講焉有晝講
焉有夕講焉又有召對輪對夜對焉以故三公統六
卿六卿統百司同會一堂以奏其事聽其稟斷至於
儒臣陳說經籍兼論時政故治具畢張庶績咸熙矣

光廟以後諸司各出提調以分大臣之權其所以聽政者歸於入草記踏 啓字還下而已 祖宗之良法美意於斯變壞矣昔隋煬帝五日一衙猶貽譏千古豈可以草記代聽政而専廢朝衙乎伏願 殿下勿以草記爲便而皆復 祖宗之舊使一國之事皆統於大臣而面決於 聖衷則一日二日萬機不曠政令不至於壅滯庶事不歸於叢脞矣何謂革民弊民惟邦本而以食爲天自古帝王取於農民者莫不有節正稅一納之外更無一毫之加賦誠知邦本之爲重而不使失其所天也我 國亦遵此法奉常寺

及內資內贍所納粘米大米稷米粟米菉豆赤豆之
關於 祭享及御供者必以稅米稅太換納而更無
別捧之規自燕山以後國無定法橫歛漸多其後或
緣一時民力困於貢獻而稅入漸縮 國儲不繼於
是巧作名目稅外加收日增月益而貪官汚吏又從
而憑公營私瘠民肥己至於廢朝而極焉 殿下登
極之後裁省冗費蠲減 御供大小逋欠一切蕩滌
民之悅之猶解倒懸然政令不得畫一而實惠或有
所未洽伏願 殿下特令大臣博求識時務之人內
則訪於百司外則問于方伯一國之利害百役之輕

重叅酌彼此設爲令甲以定諸道貢納及一年正稅之數而永罷科外之歛且嚴贓吏之律絶不饒貸其他宮禁勢家之或踵舊習貽弊内外者一切禁制則仁政得行而邦本自固矣且自廢朝時朝廷凡有號令及催督之事必别遣差官於外方冠盖相望廚傳騷擾民之受弊甚矣若使朝廷令於監司監司責於守令監司或怠於承宣朝廷糾謪守令或慢於奉行監司察擧則有何不集之事乎臣以爲䂓外公差之弊一切革罷可也何謂罷宣惠廳今之宣惠大同議者以爲蘇民裕國之制莫過於此臣竊以爲未也當

初大同之設始於京畿夫畿內則四面州縣不過一日二日之程或以水運或以陸運其轉輸之勞雇價之費不至甚苦且田皆五六等故六七石落種之田僅爲一結故土雖瘠薄計其所收則不下三四十斛而只供春秋十六斗之米此外無他徵斂畿民之以爲便者盖以此也若兩湖則不然以道里言之則忠清近邑纔爲畿甸遠邑之次而全羅道則或三倍於忠清道其船運之價雖自官盡給而海路險遠不幸覆敗則或有再徵之患以田結言之土雖肥沃結數甚高故一石落種之田已與京畿六七石落種之田

同其結數矣以此與京畿均供春秋十六斗之米而遠路雇價之費比畿邑則又至於二三倍此外又有月膳進上及三營所納諸般刷馬之役種種疊出疎數無定輕重不等抑而行之則民必不堪矣當初則人皆謂更無他役矣到今不然事目之外又有許多徵求民之怨苦勢所然也今年雖以凶歉極加裁損而其弊尚如此後日稍稔一以畿邑爲準則將見兩湖公私之力一時蕩敗矣大抵徭役不均之弊由於田結之失實當初量田之時任事之臣不能詳察故吏胥品官因緣舞弄田雖沃饒或以五六等懸錄田

雖瘠薄或以二三等爲準至或有全然脫漏而旣量之後亦或有攬取他人之卜合於其户名曰養户以此苦歇不均抑奪成習小民之困實由於此也且慶尚道土地最廣全羅道次之忠清道又次之而以土豪之多少而田結之數隨而盈縮焉故稅入之數慶尚道最少而全羅忠清爲次少矣臣愚以爲不改量田則經界之得其正徭役之得其平終無日矣宣惠事目內守令衙料及使命支供之費各定其數故公州全州之大邑米止三百石云兩邑皆是直路大處使命之所輻輳監司之所恒留而一應油清魚物之

費皆在三百石之内守令將何以支矣乎三百石既盡之後又何以繼之乎其勢必至於犯法而侵民而後已也夫國家設法使人可得以遵行然後責其不法而罪之今此磨錬如是其狹少而欲禁其不法不亦難乎且聞去春 大駕南巡時列邑官庫板蕩或有無一二石之處此非惟廢閣貪吏縱恣之由也然今不汲汲爲儲蓄之計脫有軍興不虞之變則將何以支待也我 國田稅則取之有制而貢案不明自燕山朝加設者尚未盡革如此而欲行宣惠則名雖宣惠而民不得蒙其惠矣必以萬民惟正之供行一定

之法以省浮費節財用爲先務且擇度支之官委任
而責成然後宣惠之法行而國用自裕矣何謂修軍
政我 國軍兵給保之法實本於古制也甲士以上
爲能射騎兵則上番之時鍊才給祿定虜衛以上則
上番時皆着冠帶同於士大夫內禁衛才落者以次
降之而以正兵以下取才入格者陞爲定虜衛以之
陞降勸懲所以勵軍政者至矣而又設廣興倉頒祿
軍資倉養兵有如高麗左倉右倉之規而今則倉庫
皆空百官頒祿尚不能繼則養兵一事更無可望矧
至於區別其正兵及定虜衛別侍衛甲士等役之皆

如賤隷故人之避軍役甚於虎口加以國綱陵夷名
爲兩班皆不得定軍軍政盡廢已無奈何伏願 殿
下特令兵曹稍明軍政漸復 祖宗之舊爲議者以
爲査整軍民禁民逃役無過於號牌號牌之法不行
則無以爲軍政臣則竊以爲不然夫號牌始於何時
王道不行而世降俗末人心巧詐有此不得已之計
矣然而法令雖善國必有紀綱而後可行如有紀綱
則凡事自能方方正正條目自整復何事於號牌如
無紀綱則雖欲行號牌而終不可得矣商鞅之行法
猶且信賞必罰而其民從之卒致富強由今日之紀

綱而欲行號牌之法是猶怯夫而效馮婦之勇耳其不可成必矣非徒不能行臣知　國家二百年良丁闕民盡失於此矣何者紀綱不立則威令不行威令不行則私情大勝豪家者冒占之巨室者隱匿之甲者曰某之曾祖母乃吾之婢也乙者曰某之祖母乃吾之婢也措拈文券私相符同一載文券遂成公案僞定一時而永失於後來子子孫孫竟非公家之物其他自投於勳親府及各司者不知其幾許臣之所謂二百年良丁闕民之永失者此也雖使號牌果行於今日而日後之弊有不足言者其利不什則尚不

可舉行况爲之不力而反失良丁如上所云者乎或
者以爲不爲則已爲則當嚴立紀綱豈有私勝之弊
乎此則高談不實者之說也 國家自反正以來常
欲立紀綱而至今不立豈有今日卒然能立之理乎
臣愚以爲但依 祖宗之舊法嚴立籍兵之科條痛
加刷出或間三年或間五六年爲之雖濫於今年而
必籍於後年豈如號牌一舉而永失之者乎臣因此
而悉陳民丁逃役之由今者民丁之逃者半入於僧
徒夫人之有父母妻子之樂者豈間於貴賤哉然而
民之生子纔絶乳而卽付與僧徒絶天倫之愛而兩

不相恤者豈其性然哉誠以不忍其賦役之煩故也
臣竊見軍士上番所收於其保者不過十五六木匹
而祈寒暑雨暴露之苦上司各衙門侵責之患有不
可堪耐至於兵水營各鎭浦分防者則率皆除防捧
價　朝廷事目雖以三匹爲限而必捧以升細尺長
者故其一匹可當恒用六七匹矣此外又有役事之
價一二匹通計一名所輸其數幾何或以一名之木
六七匹又有名爲差備以其當納之木貿納白米粘
米眞荏水荏等而其所定之數倍於元價且徵於背
節之時故軍士不勝其苦欲爲立番而亦不許焉盖

兵水營各鎭浦之所資以賴者全在於此故也至於
公賤每年之貢則只收一二匹均是王民而苦歇若
是其懸殊此豈王政之所宜乎平常無事之時怨氣
盈腹而緩急之際又且驅於死地民之逃役如避虎
口者不亦宜乎夫兵死地也雖恵養之得其道猶恐
致力之不盡況困苦侵漁之害至於此極而敢望其
親上死長之效乎曽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可不
懼哉臣愚以爲宜令朝廷別思優恵之方其恵足以
養其身及其妻子身雖奔命於其役而上之恵可以
代其耕使人人皆願爲軍兵然後庶得其死力矣然

優恤之道極難未知何以則可也竊嘗妄料齊民之
於軍丁其多寡不啻相萬而終年安坐不輸一錢彼
軍丁獨賢之怨於是轉甚矣若通計一國之男口毋
論大小貴賤人出若干米斗名曰軍食歲給軍丁五
六斛使之優其衣食資其弓馬在家而絕官家誅求
之苦出外而無妻子凍餒之念庶足爲優恤之一道
耳 祖宗朝給保之法至矣盡矣而累經兵亂死亡
殆盡每戶單丁而其有一保者亦鮮矣自今以後申
明此制每戶俱三保分番遞上相助其力而減入番
之日數則似無廢農之患矣兵水營各鎭浦旣有主

將且有軍官及帶率下人固不可無食而供職則其日用供億之費似當有定給之規矣繼自今制其常用豐其廩食或畫給以其地歲入之稅或分定於旁邑而毋復使侵掠軍卒其除防差備亦令遞番輪廻以寬其力則軍情胥悅而邊鄙克固矣當今守西之卒歲更之數殆且數萬分防諸處浮寄孤懸行者有契濶怨曠之歎居者有齎送饋餉之勞次第調發每歲不已觀此形勢曾無一賊犯境之虞而國內罷矣若不及今改圖則後悔無及臣聞江邊列邑皆有土兵精銳頗多其餘丁壯亦且不少今若悉罷下三道

之兵收布入送召募士兵優給米布以代南兵則與
賊接壤諳其形便與南兵之心畏胡者甚相懸矣而
亦且減南兵遠戍之苦此所謂一擧而兩得者也頃
者一二臣僚嘗以此事陳達者 朝廷欲採而用之
其後無聞焉伏願 聖明特下此議詳確而施行之
不勝幸甚何謂嚴禁衛平時內禁衛兼司僕羽林衛
號爲禁軍者皆是一等武士也至如別侍衛定虜衛
甲士無非能射之人正兵及雜色軍之入衛禁中者
無非精銳其爲周防戒備之意可謂密矣所謂別侍
衛者 光廟朝庚辰之年武科出身之數多至八百

不可盡除武職故設衛而屬之以壯禁衛今者前後
武科出身之數至於數萬不解操弓而代射冒科者
甚多以此宿衛何補於緩急乎伏願 殿下特令兵
曹別試其才設衛而屬之其餘分番赴西則人皆樂
屬禁衛自壯矣今以四大將軍官輪番入直此乃一
時權宜之策在渠則有祈父不聰之怨在國則有廩
料難繼之患事定時平則一時刱立之規不可仍存
然一朝遽然罷遣亦似難便須令兵曹擇其尤者邊
將有窠則以此塡差以酬其勞其餘諸色禁衛亦加
鍊試之法等第其祿而爲之激勸至於都監三手亦

汰其老弱抄其壯勇一以簡閱一以撫恤則七年之
教可使即戎而禁衛之勢自然嚴矣凡此十三條皆
當今切實之務不可廢一而不講者也雖不足補助
初政大為治道之益而然臣之所懷則止此而已設
令登對法筵所言亦不過是焉爾伏惟 殿下勿以
臣之老耄而有所忽焉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沙溪先生遺稿卷一

沙溪先生遺稿卷二

疏 啓辭 奏草 狀啓

辭工曹參議兼陳所懷疏 甲子七月

伏以臣年迫耄期死亡無日自去夏下鄉以來累蒙
召命而一未趨赴蓋緣癃病日臻而自安於孤丘也
不意冬官參貳之命又出千萬夢寐之外 隆旨臨
門 宣諭又勤臣非木石寧不知感顧臣病隨官進
心與事違風寒乍動感冒輒發委頓床席更無登進
之計伏望 聖慈俯諒至懇還收 成命俾安微分
以保殘喘不勝幸甚抑臣略有所懷不敢以身在遠

外而終默不言茲敢忘其愚妄仰瀆 天聽伏願
殿下試垂察焉臣竊聞之道路日者內奴作弊於民
間而憲府以法治之人皆頌 聖上之盛德而美法
府之稱職未幾又聞 殿下以此 特下嚴敎辭旨
未安政院封還而又被推考之譴人人變其聳動之
心而還有失望之色此非愚臣平日所望於 殿下
者也夫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憲府之官操持法令禁
察奸濫則今者推治內奴乃其職也喉司之臣出納
惟允補闕拾遺則今此覆逆亦其任也乃以微事俱
受責罰 王言一下中外駭歎甚非 聖世之事也

且念廢朝之失人心者不可勝計而內奴之弊居半焉掠人臧獲奪人土地民之疾視甚於仇讐而此時豈聞有憲府推治之舉耶今者上有　殿下之明聖故下有執法之臺官而　殿下反責之太峻臣固知出於承順　慈殿之意也然臣竊以爲　殿下此舉有歉於諭於道之意也去春賊适之稱兵也管餉使南以雄以軍無見粮移用內需之米而亦被推勘當時事機急迫此實便宜濟事之策而　慈殿不知其由何問太甚其時識者竊不勝憂歎矣此等事只在殿下日陳於前宛轉斡旋終納于無過之地是乃聖

人之孝也而　殿下唯苟循　旨意姑息是事若此不已日後之憂庸可極乎且竊念臺閣目見不法之事袖手傍觀則將焉用彼臺諫哉承旨承順人主之過擧不思弼違之道而唯以出納為恭則一司謂足矣又何必承旨為哉古者立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諍也雖芻蕘之言不可不擇況承旨臺諫乃其責任者乎孟子云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可不懼哉可不懼哉然詳此二事雖是小失尋其病痛之源專出於私意若以為小事而忽之則生於心發於政害於事所關不細必須精察病根之所

在如有一毫之不除必痛懲而斷絶之不使之滋長則凡所云爲一出於正而國家之治安可期也臣雖老病不在其位常以堯舜之道望於 殿下僭濫及此臣不勝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陞資謝 恩後乞退疏 甲子十月

伏以臣空疎無用衰朽已極不堪供職之狀前後陳達已盡無餘矣今此超陞之 命又至於夢寐之外一年之内再承 召命驚惶隕越無以自容不得不扶曳上來肅謝 恩命而已固非欲陳力就列有所裨益也雖不忍俯循私情終負 洪恩而百爾忖度

莫如歸身田里免入喧點伏願　聖明憐此至懇特
賜骸骨俾得歸死於松楸之下則終始　恩私有難
報塞臣當臨訣感結涕泣不知所裁臣無任兢惶隕
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陞嘉善疏 乙丑二月

伏以臣伏見頃日百官加資時傳　敎則　聖明乃
使臣親受聞　命慚悚措躬無地竊念臣老朽昏鈍
百事不能及人屛居田野甘與草木同腐　中興之
後曲被　恩渥黽勉趨　召玷側朝行曾無絲毫裨
補而上年秋猥蒙加資陞擢之　命辭不獲遂則只

自詮伏惕息矣不意玆者 恩資洊及臣是何人有何報效而未浹期月躐取金玉覲瞻駭異物議可畏內省涯分其何以自安於心曲乎伏念 王世子光膺冊命正位春宮凡在臣民實均欣慶從初進講之官宜蒙 賞典如臣庸陋雖嘗廁跡宮僚而年紀老耄學術荒廢輔導之實自知蔑蔑而 恩典並及又絕百僚恐非 聖明所以綜名實重爵賞之道也伏望 聖慈曲察危悃將臣所授資級亟許鐫改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辭同知仍陳所懷疏 乙丑二月○門人張公維代製

伏以臣項爲省掃先壠冒昧請告猥蒙 聖眷旣
賜寛暇仍許乘傳至於澆奠之需又出分外之 恩
幽明榮感糜粉難酬伏念臣材質朽鈍百無一能雖
少承父師之訓略知趨向之方行之不力到老無聞
而且發身蔭職汨没吏役又遭禍釁屛伏田里只是
一個凡庸老陳之人初非有山林高尚之操可以自
托於逸民者也 聖明過聽 恩擢異常匪據之職
名不次之資級頻煩荐仍種種難堪屢陳危悃未蒙
省納今則餘生懍懍死亡無日自揣終無以仰報
洪造生嬰素餐之譏死抱孤 恩之恨一念耿耿銘

結方寸而已抑臣竊自惟念七十致仕者事君之大限立朝之定制古人以年至不退擬之於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者其義可謂嚴矣今臣狗馬之齒過古人致仕之限已八稔矣精神昏耗步履艱澁加以聾聵之疾日以益甚尋常對人酬應尚多妨礙雖欲陳力朝行以備百執事之列何可得也理宜歸守桑梓靜俟溘盡收骨先人之山足則志願長畢無復餘憾第以一離京輦永隔 天表區區戀 主之懷有不能自已於中者伏願 殿下益懋聖學益進聖德以正大存心而絕偏係之私以雄斷制事而戒優游之

失任人惟取實地而無眩於虛僞接下務盡誠款而勿事於表襮毋厭逆耳之言毋輕守正之士採納務博裁擇務精毋執先入而格羣議毋拘常規而失事機奮發大業克臻至理則臣雖枯死草莽亦有榮矣老耄昏塞言不盡意臣無任瞻天望雲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伸辨師寃疏 乙丑二月兵判徐渻都憲鄭曄晉州君柳舜翼濟用正沈宗直聯名

伏以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師或橫罹罔測之禍抱寃泉壤之下則受業於其人者其可無一言以負事之如一之義乎臣等少從宋翼弼受學翼弼文章學識

超絶一世與李珥成渾爲講磨之交李珥旣沒之後李潑白惟讓輩仇疾珥渾延及翼弼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可謂怒甲移乙之甚者也翼弼之父祀連乃故相安瑭孼妹之子也祀連之母旣已從良祀連又至於雜科出身則連二代良役且過六十年大限者不得還賤昭在法典而潑等以祀連上變爲安家子孫不共天之讐故乘機指嗾蔑法還賤其時訟官或有執法之意則潑等駁遆之至再三而後始得行其志夫法者 祖宗金石之典也祀連雖得罪士類翼弼雖犯時怒豈可以一時私憤而屈 祖宗金石之

典以快其心哉肆我　宣祖大王昔在西幸因其訴
寃始發開釋之端而刑官倉皇未暇奉承姑以還都
辨決回　啓其後臣師亦淪亡無復申籲遂成掩置
以至于今　日月重明幽枉畢伸而獨此亡師之寃
尚不瞑目於幽冥噫以亡師博古通今之學生未爲
聖主之所知死未免奴隷之賤名豈但臣等之隱痛
於心　國法之壞亦識者之所深憂也臣等每欲以
此一籲於天日之下而　國家多事未遑於此臣等
自念俱以衰老之人朝夕溘然則終爲負師之鬼故
敢此冒死陳達臣等豈敢阿好上誣君父哉伏願

聖明亟下該曹照法決寃不勝幸甚臣等無任戰慄
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下該曹回啓

辭同知中樞疏 乙丑四月

伏以小臣於二月冒乞 恩暇省掃先壠仍乞歸死
先壠之下其時 上敎丁寧使之趂卽上來又於出
城之日 世子引見申以勿遲 兩宮恩命重疊一
身非臣隕結所能圖報義當匍匐趨還以答 鴻私
之萬一雖顚沛道路有不暇恤而第以臣年將八十
精神昏耗耳聾轉劇筋力垂盡曾在朝端上不能輔
導 君德有益 國家下不能進退班行盡節卯酉

徒以貪戀 上眷苟趨祿利非但有乖於素心抑亦取譏於公議靜自思惟寧不愧恧去就之極計之已熟玆不敢更踏來路以承前 命瞻望 宸極惶恐無地伏望 聖慈諒臣至懇丏臣餘命俾依松楸待盡溝壑則 天地父母之恩終始曲荷不勝幸甚臣下來已久尚忝職名所帶同知中樞府事亦 命遞差以安愚分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二 乙丑七月

伏以小臣前者受由掃墳當時 恩禮逈出尋常臣每切感激糜粉是思義當疾速趨還以答 聖恩而

八十之年疾病侵尋自夏以後則浮熱上攻耳聾轉劇去四月間陳疏乞解所帶樞職 聖明優容不許遞改因以須速上來以副予望爲 敎臣不敢更辭數月調養未見差復之效更無前進之望將負丁寧之 命臣之罪㞙死難自贖矣臣自念本非草野之士而又世受 國恩至於臣身而極矣其欲重入脩門再覲 耿光寧有極哉而决不可得則瞻望 北闕徒有涕零而已伏乞 聖慈下察情懇命遞所帶職名以安餘命臣不勝激切屛營之至

啓運宮喪奉慰後還鄉陳情疏 丙寅二月晦日 政院啓日金

某欲於今月下去云今之宿德老成無出其右使在朝廷爲益必多雖在山林固當招致今者旣來遽還　聖上貪賢好德之道似不當任其去留不知其亡也　上命留行而先生已去矣

伏以　國家不幸　聖上遭罔極之慟遠近臣民孰不震怛臣衰朽垂死屛伏遐鄉不能登時起身進參於陳慰之列扶曳寸進晩達於旬月之後義當少留輦轂之下時造起居之班以伸犬馬之微悃而只緣遠途跋涉之餘老病轉劇竊恐盡死於旅邸故呈告乞解復尋鄉路顧瞻京闕精爽飛越且臣在京之日東宮屢賜下問逮於渡江政院以　上敎遣臣書狀挽臣行李臣聞　命驚惶無所容措顧臣情事如前

所陳不得奉承　隆旨仰答　鴻私循省分義但自
跼蹐而已臣竊聞　殿下誠孝出天哀毁踰制左右
近侍諸臣非不盡保護之道而深墨號慟任情直行
不合於先王之中制臣誠憂慮不知所達臣竊伏念
帝王之孝異於匹夫匹夫執喪猶以滅性爲戒况
殿下之身上承　宗社之托下爲臣民之主不顧聖
訓終至柴毁則其何以慰　在天陟降之靈而答羣
下愛戴之望乎大凡過中爲非禮非禮者豈可謂之
盡孝乎伏願　聖明勉抑至情俯而就之亦須頻接
臣鄰親近醫藥一以保護　聖躬爲務毋貽　慈殿

惟疾之憂臣於今日變禮略有所見已陳於昨來疏章故不敢再瀆於　哀苦之中伏惟　聖明垂諒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論時事疏 丙寅八月

伏以臣竊聞　朝廷方講號牌之舉此爲軍額空虛不得已而設也若此之大軍籍徒事騷擾而實效未敷者則差勝矣然不得其人則法不能自行而日後之弊又不勝其繁矣臣惟是之慮曾於　引對時面論之又以疏章略陳之矣今卒行之雖使多得閑丁入籍之後旋卽逃移或爲私賤或爲公賤則科條雖

嚴終不勝姦爲法不行與無法何異況聞事目太多
舉行甚難今只令監司別定差員整理濫僞籍上兵
曹然後發遣御史推究檢覈則事歸着實而可除騷
擾之弊矣今聞先遣御史以其事目頒行州縣失一
御史不能遍察列邑而監司又爲所拘不能下手於
其間則其爲害事已不貲矣況御史中亦不無新進
未經事之人徒以鞭扑爲事驚動人心則當此西虞
方急之時竊恐事未就緒而厲階生矣自古謀國苟
無遠慮患在目前萬一外患未至而內難先興則臣
未知 朝廷將何以處之當今外寇猖獗軍額闕漏

簽補之急臣亦知之而其大可憂者實在於人心之
潰散故敢陳此說伏願　殿下不以人廢言須不失
先後緩急之序使得便宜濟事不勝幸甚臣雖老病
在外不敢忘國事干冒　宸嚴罪當萬死臣無任激
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辨延平府院君李貴劄子疏

伏以臣病伏田野待盡朝夕凡於　朝論大小不敢
有所參涉今者得見左贊成臣李貴劄子引臣言爲
證而許多說話與臣所言大相逕庭臣誠恠訝不知
其所以然也臣與貴於典禮論議本不相同頃者貴

之南下也歷見小臣與臣反覆論辨臣略以前所見言之曰稱考稱子之謬當初愚已疏陳矣若以稱考稱子爲是則當爲三年喪且爲喪主亦可以入　廟矣若以稱考稱子爲非則不當爲三年喪及爲喪主亦不當入　廟也愚意則今日廷議雖失於稱考稱子而既往不諫繼自今只使綾原主喪主祀而　主上無與焉則此可與朱子所謂只以濮國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者相符矣貴膠守所見不聽臣言而去今其剟辭截去臣之上下語拈取中間假設一段語附會已說打成一片豈非可笑之甚乎

臣雖病昏何敢異說也臣與貴五十年舊交貴之長處短處臣所詳知今不足深辨然非臣本意而受其籠絡亦非臣心之所安也冒瀆 宸聽惶恐無地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號召使疏 丁卯正月

伏以臣今年八十距古人致仕之年已過十歲精神昏憒筋力耗竭加以兩耳聾甚尋常間不聞人言語自分朝夕就木無復有意於當世而不幸值賊奴之衝突臣猥受號召之任當其時事勢急迫不敢以老病辭黽勉承 命驅馳兩湖之間而只緣人心渙散莫

可收拾徒費心力卒無所成恐懼慚悸措躬無地令
者賊兵已退 國內少安臣之所受之職更無所事
且臣在京登 對之日 殿下猥賜清問而臣聾病
特甚全不聽聞終不能仰答矣退見注書所記然後
始乃知之至今惶愧罔知所處臣之無用於此亦可
知矣臣所管兵粮今已修正帳目敢此 啓達此外
復無句管之事所有印信並此上送伏乞亟遞職名
以安垂死之命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
昧死以 聞

辭刑曹參判疏 戊辰十月

伏以臣受 恩前後位躋二品曾無毫報日夜祗懼
不知所以爲措不意玆者本職之 命又出夢寐之
外臣義當奔趨詣 闕謝 恩仍以仰望 天日而
退則臣之至願畢矣顧以臣年踰八十日迫桑榆過
古人致仕之年今已十有一歲矣精神視聽日減一
日朝不可以期夕有何筋力尚堪夙宵之勤乎 恩
日深而老日甚情徃身留孤負 恩命惶悚無地伏
望 聖慈特諒由中之懇遆臣職名俾得畢命松楸
不勝幸甚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二 戊辰十月

伏以臣項陳危悃乞解職名行待 俞音靡安寢席
不料今日 召命又下 温音丁寧臣實何人獲承
隆眷若是之稠疊耶臣非木石寧不知感苟有一分
供職之勢則其舁疾趨謝固不當後於人矣臣自癸
亥以来無絲毫裨補而不憚往来之煩者盖爲牛馬
之齒不至如今日之近死也今距癸亥無多歲月而
未敢爲前進之計者非有他也濱死者氣力日減一
日所未盡者只枵然空殼而已區區向上願忠之心
則何嘗有間於前後也春初逆變禍機不測而未伸
奔慰之志亦緣筋力之不逮也幸於未死之前因謝

恩命永訣 天顔而退則死可瞑目而老病之狀如
上所陳當此祈寒尤難登途伏望 聖慈俯諒至懇
丐以餘命特許遞免以安愚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激
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 召命疏 己巳閏四月初一日上於筵中謂侍臣曰金某張顯光皆是宿德之人不肯上來雖來卽歸此由予誠意淺薄禮遇疏簡之致何以則可致都下而久留耶右相李廷龜曰金某本非鄕里之人自上待之若不以常規而盡誠禮遇則庶或上來矣 上卽命政院下諭又特 命駕轎上來

伏以臣衰耄疾病待盡丘壑不意玆者 召命又下
辭旨丁寧臣是何人敢叨此寵卽當舁病赴 命以

仰望 天日周旋諸大夫之後是臣職分死亦瞑目
而顧以臣入地已迫無路遠致前此百執事之任亦
不能供職況茲矜式之 命雖古大賢罕能當之非
臣空踈癃殘者所可承受以人器則不稱以氣力則
不逮古人云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臣其可能之
乎奉 旨以來內顧慚惶無地自容焉竊聞 筵臣
奏御之際辭不達意致誤 睿聽至有云云之 教
臣尤竊惶惑焉古之人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至
者是皆尊德樂義內重外輕者也若臣賤品何敢擬
議於是臣自 反正之後往來頻煩不憚屑屑之譏

至於甲子丁卯之亂亦嘗奔問則臣豈是高尚之士
哉惟是濱死殘喘日敗一日頃者竹山之變尚不得
趨慰於京輦矧今筋力不如前時之萬萬者乎欲勉
承　恩命奔趨　闕下不但聾聵昧昧貽辱朝端抑
且道仆路顛軀命難保微臣生死縱不足恤而　朝
家徒事虛文無益有害亦非　盛世之所宜也如使
臣得遂初服以丐餘日則　優待老物　息養終始
之德宜如何報也臣衰老且死意迫情蹙言不知裁
死罪死罪伏惟　殿下哀憐恕察焉
二己巳五月

伏以臣頃陳危悃乞收 召命佇待 俞音不遑寢食今承 温批辭旨勤懇謂勿更辭須速上來臣上感 恩遑下揣筋力進退維谷情勢狼狽夫年至七十者鮮矣至於八九十則尤鮮矣雖或有八九十則精力聰明尚不耗盡者蓋絕無也今臣牛馬之齒八十有二視聽氣血餘存者幾何猲然軀殼一木偶人耳尚何士夫之矜式而啓沃之可期乎況矜式啓沃本非臣之所敢當者耶伏望 聖慈終始矜諒俾老臣餘喘獲遂丘壑之願不勝幸甚臣無任兢惶悶迫之至

三 己巳六月

伏以臣老病將死未趨 恩命而 聖明不諒敎以俟秋上來蓋慮垂盡之命或傷於炎暑故也生死肉骨之 恵 如何報也卽今節屆淸凉舊病宜蘇矣一息尙存敢不登時前進以仰答洪造乎第衰病之踵無間炎凉加以微凉乍生老骨易傷少有運動輒加泄痢甚矣臣之老也更入脩門此生無計瞻望宸極但有戀情而已伏願 聖慈特加哀憐亟收成命以安微分不勝幸甚

四 己巳九月

伏以臣之癃疾將死未能前進之由前後畢陳而
聖上之勤召尚今不已其不忘遐遠毋遺老物之
恩至矣盡矣而亦恐 聖明或未察老臣之情勢而
然也臣雖老妄亦非木石君臣大義講之已熟寧有
可進不進忍爲退托於受 恩之地哉卽今臣年踰
八望九少有行步疾輒上攻眩症又作或幾顚仆雖
少壯之人有一於此尚難自力況臣兼之於近百之
日乎今雖勉強赴 召亦不過生行死歸而已倘蒙
聖明置之度外丐以餘年毋俾顚沛於道路則實
天地終始生成之至恩也臣無任悶迫戰懼之至謹

昧死以聞

掌令時辭職　啓辭

臣賦性鹵莽學術淺短其於世用百無一能廢伏十數年自擬畢命於松楸矣幸逢　更化之初首叨非分之職義當卽詣　闕下肅謝　恩命而臣年垂八十筋力已盡晉將不能前進之意冒陳一疏　聖恩重疊　召旨屢下至有乘轎之　命兢惶隕越無地自容力疾登程幸以得達而第臣氣血衰耗精神昏憒素患耳聾之症乘勞復劇扶曳趨班已知難堪況今　宗社再安彝倫復叙振肅頹綱決非庸懦衰老

之臣所可堪任請命鐫改臣職以安愚分

掌令時 搨前奏劄附

殿下今日反正之舉彝倫復叙 宗社再安 殿下踐阼之初民皆歡欣鼓舞以爲太平可見若 殿下望道圖治之志或不如初則鼓舞之民反爲缺望一失此時後難收拾可不懼哉可不懼哉伏願殿下留念焉帝王爲治之要莫先於學問學問之道無他討論聖賢之言求其義理之精必須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無事之時此心渾然惺惺不昧濬若止水及其念慮之發察其公私理欲之分克私

猶恐不猛擴善猶恐不廣則日用云爲之間自得天理之正此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子思所謂恐懼謹獨孟子所謂收放心擴充四端周子所謂誠無爲幾善惡千古聖賢相傳旨訣其大略不過如此况人君一念之間國家之治亂興衰係焉可不懼哉今日　經筵勿爲應文備數晛接儒臣講論義理各盡所見少無所隱使聖學日就高明而雖幽隱獨處之中莊肅容貌少不懈慢提掇此心皎如日出一念之萌克私擴善刻苦工夫勿容間斷則堯舜之德三代之治庶可

言矣臣之所望於 殿下者舍是無他而精神昏
耗語音澁訥敢以書達不勝惶恐之至

執義時辭職 啓辭

疲劣老臣猥蒙 天恩忝冒非分衰病已劇慚懼轉
深乞退之外更無他念第觀近來 聖上圖治之誠
似不如初其於聽言之際未盡如流之美羣下之竊
歎而隱憂者多矣及見頃日下憲府之 教尤極未
安 聖人舍己從人之德恐不如是也此無非如臣
衰耄庸懦冒居臺憲不能盡職之致卽當與同僚一
時辭避而適以私服遲延累日臣之所失尤大請遞

命遞斥臣職

二

臣伏見大司憲鄭曄以昨於　筵中被斥於重臣引避矣臣亦忝冒言地何敢自謂無失乎況戎服一事臣實參論尤不可偃然在職適有腹痛不得與同僚偕避所失尤大矣請　命罷斥臣職

以掌令再承　召命後狀　啓

臣猥蒙　恩命獲除本職以年老病深不得前進冒萬死已呈乞解疏三月二十五日所下同副承旨韓汝溭書狀內爾年老多病上來時乘駕轎上來事有

旨臣於四月初一日祗受臣再承　恩命驚惶罔措
螻蟻小臣叨此非常之典賤疾雖深未塡丘壑之前
謹當扶曳上前以謝　恩命之辱云云
承　召到振威以病辭免狀　啓
臣今四月初七日自連山地起身行到振威地勞熱
深重兩脚柔軟行步甚艱未易前進調理上去計料
稽滯　召命罪合萬死且言官重地久曠職守極爲
悶慮伏乞鐫免以安愚臣之分云云
號召使時狀　啓
正月十九日右副承旨金尚成貼有　旨諭以國家

書所謂世室在昭穆之上分東西別設之說未詳所
謂若復古制則當以我　朝　穆祖爲　太廟始祖
位而其下三祖及　恭靖以下祧主藏於其夾室
太祖當與　太宗以下不遷之位皆爲世室蓋不遷
之位不在廟數之中故也至如兄弟相承有父子之
道豈有同入一室之理兄若爲昭弟當爲穆如我
朝睿　德　仁　明當各爲一室矣第念　太廟
若一依古制則　列聖十位當各爲一廟若並計寢
廟與大門則當爲三十屋如許大役不可輕擧當今
民力已竭如在水火之中莫保朝夕所謂何暇治禮

義者不幸而近之矣諸公在廟堂之上必不知生民如此其困悴也惟此制度亦只論其大槩而已其中如有未瑩者改示如何

答崔汝允 命龍

大學首一節明德註下小註北溪陳氏曰人生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栗谷先生駁之曰理氣元不相離非有合也理氣雖不相離決非一物謂之合者未見其有病而栗谷之說如此伏乞詳辨下示

理氣元不相離本混融而無間若如陳氏之說則人

物未生時理氣相離至其生育人物時始與之相合如陰陽男女之爲其可乎朱子解太極圖說妙合而凝曰本混融而無間栗谷先生極贊美之愚少時誤看太極圖以爲始生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始合而凝及聞先生之言乃覺其誤陳氏之誤無亦如此耶陳氏且以爲人得理氣而虛靈然則物獨不得理氣而蔽塞乎夫人物通塞之分只在於得氣之正通偏塞之異而已不在於合理氣與否耳陳說多有病處栗谷之攻破似是矣

伏承下諭直截明白所當聽順勿違而胸中之惑

終未能釋然張子之言合字在上陳氏之說合字在下在上者人合之也在下者自相合也兩合字果不同而既得氣則理便在其中而自相合者似兩物異處而自彼來合者也栗谷之駁之固宜然理氣雖混融無間而理在氣中實不相雜則謂之合亦無妨矣而先生終始斥之竊恐先生以老先生之言爲主而不更察陳氏之意也

所論陳氏之說再三往復尚未歸一陳說非徒理與氣合者有病人得理氣合所以虛靈云者尤有病夫物之蔽塞者亦得理氣而生何獨人得理氣之故而

虛靈乎理與氣合之說雖非謂兩物自彼而來合然其下字則分明有病矣前書吾賢引朱夫子之說曰必得是理然後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爲魂魄五臟百體之身朱子此說蓋欲明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得之於理魂魄五臟百體之身得之於氣是從人物已生之後而指其性與身之所由來故其立言如是與陳氏之說大不同也近思錄葉氏註曰合理與氣而成氣質栗谷先生亦嘗非之矣來書所謂理氣雖混融無間而實不相雜則甚善

答李克欽 德胤

無極而太極此五字難釋以諺解之而書示爲戀若一串連讀則而字義帶實字看耶朱夫子謂而字義輕是不過語助而無別耶太與大有輕重緩急之分耶若大字比之至字固有間矣未知太之一字亦與大同而無至義耶

朱子曰而字自分明下云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一生字便是見其自太極來今曰而則只是一理攄此則來問之意不待他說而可辨矣太字字書甚也古太字並無點後人加點以別小大之大云然則太大之別可知矣

太極者理也無終始無死生通物我無大小則理無可盡之時中庸不誠無物章註曰所得之理旣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然則理有間斷之時耶理之一字人皆曰予知如我管窺反復思之猶未洒然伏願高明詳釋字義剖破大頭腦處以開困蒙之吝如何

中庸註所謂所得之理旣盡云者是説各具之太極也盖理掛搭於氣而成此物則亦有始終聚散之道故其在此物者必有時而散以終矣盖是理非懸空獨立之物則須如此也然若論其統體之太極則豈

有終始死生物我小大之理乎

與辛用錫慶晉李玉汝貴○兩公欲知當初分黨曲折故先生以此答之

南冥與退溪本不相許及至河宗嶽妻之獄事南冥以不能明白痛治不平於心使其門徒毀撤宗嶽之家逐其妻于他邑又與李楨交契深厚曾約同居德山洞李公造茅屋于洞裡南冥以李於河家獄事所見不同疑李受河家賂而緩其獄於差官郎毀撤李家又爲絕交書示吳健等暴揚李之過惡退溪聞而非之與李楨書曰愚意不欲令公憚其言而力爲發

明又不須屈己求合也又別紙曰不俚口事人人傳說每不能無疑曹君有高世重名意謂其人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天下萬物無足以攖其心彼鄉里一婦失行與否是何等一塵纖事使斯人而遇說此事宜若洗耳而不聞乃爲之自貶損高節與人爭是非費盡心機至於積年而猶未止誠所未曉然公不幸而遭此變亦不須分疏亦不須傷嘆亦不當以全交爲望惟當自反而牢定脚跟硬着脊梁仁禮存心而抱如舜之憂直義養氣而果如曾之勇超然若不聞其言灑然無相及其事邈焉爲不知也而處之吾這裡

真樂自無窮矣他尚何爲哉不然若以全交爲念而有分踈求合之意則吾恐受屈滋甚終無可全之理也又書曰朋儕間事不獨此間所聞一國傳播皆以爲當毫毛不關事兩皆名流至於違背如此莫不疑恠而嗤笑之雖如滉者亦不免爲兩君嗟惜之退溪之意旣皆如此而奇高峯諸士類以南冥所爲爲非而笑之南冥憤鬱無聊適奇高峯與李俊民同爲承旨言及河家事曰此事南冥必詳知之欲問乎此老俊民適于南冥南冥大怒憤罵曰奇大升將欲拿鞫余而問之張皇其說適其時金孝元見南冥曰今之

人名爲士類而付托外戚其可乎盖以高峯諸公爲
附沈義謙也南冥其大喜而推奬之使吳健薦爲銓郎
且言奇大升從前言行極宄悖吾常以爲必誤國事
後來果然矣此說見於成大谷所製南冥行狀其言
之乘忿不中如此嶺南東西之論由此激發轉輾層
加至於廢 大妃而極矣領相李浚慶夲不快於奇
少士流及至南冥是非而愈激必欲罪士類凡五次
發端而不能成此並東西分黨之源也 謹按退溪與李楨書詳見文集又按石潭日記浚慶疾病上劄論朝臣有朋黨之私請破之 上激惱問大臣而亦不窮問又
宣廟戊辰年余門丈金鎧爲大憲未久見遆後貞陵

洞人文官李惟謹進士申華國往見大憲之子世輝
則爲言吾父爲大憲時以領相之言欲論朴淳朴應
南奇大升金某即先君子李後白鄭惟一具鳳齡李珥鄭
澈尹斗壽根壽具思孟朴謹元洪聖民李海壽辛應
時吳健等十七人矣不意見遞故未果云其時領相
即李浚慶也華國言于其兄弘國弘國言于其友姜
濱濱言于白仁傑其言漸泄士類疑懼己巳金大憲
以特進官入侍進言曰當今年少輩結黨不聽大臣
之言專擅用事已成己卯之習以此人心益洶洶以
爲士林之禍朝夕將發皆指金大憲爲小人其年四

人名爲士類而付托外戚其可乎盖以高峯諸公爲附沈義謙也南冥大喜而推奬之使吳健薦爲銓郎且言奇大升從前言行極咒悖吾常以爲必誤國事後來果然矣此說見於成大谷所製南冥行狀其言之乖忿不中如此嶺南東西之論由此激發轉輾層加至於廢 大妃而極矣領相李浚慶本不快於奇少士流及至南冥是非而愈激必欲罪士類凡五次發端而不能成此並東西分黨之源也謹按退溪與李楨書詳見文集又按石潭日記浚慶疾病上劄論朝臣有朋黨之私請破之 上激問大臣而亦不窮問又

宣廟戊辰年余門丈金鎧爲大憲未久見遞後貞陵

洞人文官李惟謹進士申華國往見大憲之子世輝則爲言吾父爲大憲時以領相之言欲論朴淳朴應南奇大升金某卽先君子李後白鄭惟一具鳳齡李珥鄭澈尹斗壽根壽具思孟朴謹元洪聖民李海壽辛應時吳健等十七人矣不意見遞故未果云其時領相卽李浚慶也華國言于其兄弘國弘國言于其友姜濱濱言于白仁傑其言漸泄士類疑懼己巳金大憲以特進官入侍進言曰當今年少輩結黨不聽大臣之言專擅用事已成己卯之習以此人心益洶洶以爲士林之禍朝夕將發皆指金大憲爲小人其年四

月余往謁金大憲座中有校理金戣謂大憲曰今方稱己卯之人爲士類令公何以毁之頃日 筵中之言人多非之矣大憲厲聲曰己卯之人皆是乎如申潛者不吉之人也年少輩以我爲非吾以此含怒其後五月又以特進官自請入侍又申前言臺諫安自裕鄭澈及承旨沈義謙等力斥鎧以爲紹述袞貞之事誣陷士林言甚峻激金大憲不勝憤恚涕泣徑出其日三司論 啓請門外黜送翌日承旨奇大升亦請對言之後李浚慶言承旨請對非舊規恐虧體統如有急切之事自有兩司栗谷進曰承旨亦 經筵

官有何不可只觀所言之事如何耳方兩司論 啓
之日大憲卽出龍山亭舍徐徃慰大憲其女壻陽川
正在座言曰頃者金世輝妄發於人人皆驚疑之際
又有昨日 筵中之 啓故事至於此仍言世輝說
與李惟謹申華國之事大憲再搏其髀曰我全不知
世輝之妄發矣我若知之豈有昨者之 啓乎及
明廟喪畢士類之論以爲 明廟旣後 仁廟禮爲
人後者爲之子而乃以 仁廟享於 延恩殿極爲
未安今不可不陞祔 文昭殿浚慶以爲 仁廟之
於 明廟異於父子不可陞祔三司論以浚慶復踵

李芑之言浚慶甚不能平辛未浚慶使其再從弟元
慶通于白仁傑洪曇諸宰復欲罪朴淳等十七人其
言復傳播士類甚疑白仁傑仁傑遽歸坡州以此其
計遂觧浚慶臨死又以朋黨之說疑惑 上聽栗谷
疏論之當浚慶通于諸宰時李元慶往見李睿卽宣廟
私親大院君友壻河陵君卽宣廟之兄書十七人姓名使之上達
李睿卽以其書示沈義謙及李璜又河陵君言于其
婦弟申磼磼言于余実其時右相李鐸使朴受見白
公極言其不可曰先生何以爲神武門之事乎白公
艴然怒曰汝何以比我於衮貞所爲乎左相權轍亦

勸止白公白公曰我豈有罪淳等之心只言淳等之短處故爲李元慶所賣云卽往坡州歷見思菴明其本心之不然矣

與李聖徵 廷龜

前佐郎姜沆丁酉被擄於倭賊及其迴還之後以能文有才氣見嫉於人爲世所棄儻常愛惜而猶未詳賊中行身與所爲向年回答使來言倭人莫不稱賛其節義至比於蘇武文天祥曰文山陷賊三年不下樓沆之執節堅固則過之云云犬羊之無識猶且敬服而我國則人心偏私不知節義之可貴極爲痛甚

姜生與黃思叔愼宋德求象賢金誠一並稱義於彼國見錄於回答使聞見事件故數公則 朝廷與國人皆知其節行而姜獨不與奬勸之典若有罪者然豈非 朝廷之欠事乎令公方在西銓豈無可當之稟薦揚人物非僕之事誠歎其節義聊此縷縷

答申敬叔

歸自峽中旋以一書修吊且候起居令姜傳士傳致矣未數旬伏承惠書仍審道體萬安浣慰無量弟生返故里聖恩無涯諭及苟且之論弟亦聞之命下之初韓益之浚謙令公至馳書欲上章丐免而

罪人陳疏無例且措語未易氷炭於胷中而不能决卽外論之云云固宜也但此事驟觀之則果涉苟且而詳究其義則有終不可不爾者凡臣之於君有辭而不居者其道非一尊官厚爵逾於分量則辭之異數殊禮越於常典則辭之至挈法著令或罪或贖則雖至寃極恥未聞有可辭之道也豈不以身在罪籍則有不敢自伸其去就者乎今也自上特擧姓名而問其當贖則是君父以爲有罪而當贖也大臣僉議皆以爲當贖則是國家之一令甲也其不可任情直行明矣况弟輩曾爲重臣

分義不如庶僚微官草野踈蹤曰罪曰贖惟君父所爲君令臣恭毋或小違迺臣子職也何敢引以自高悻悻相謂曰國家不以禮待我我何可遵朝廷之命而爲此恥辱之舉乎安於方命甘於罪籍非徒於理未妥亦歸近名使古人當之恐不過如此矣若夫以禮待士大夫士大夫縱有罪何可以銀貨令自贖云者當出自朝廷不當出罪人之口今令帶罪之人爲朝廷所當出之事談則義矣而義似不精不過傍觀歇後倒思而錯言之此非爲已陳說必欲爲自護之地卽見實如是也所示小録第一

未及見豈浮沉於景擇所耶景擇喪其弟長湍公
痛悼痛悼明遠粗保如昔方侍老親寓於金浦弟
家弟則欲往幸州村舍姑留楊花渡口閑月捲歸
矣前者所通宋新寧爾昌婚事未得皂白而其家有
喪未克更通矣弟女年始十四宋若欲爲則亦可
待其終制而爲之而但聞新寧亦老病云此可慮
也洛下雖有少年才士其心行甚難知此公則兄
必揣量其爲人專恃兄一言爲成親之計定婚當
否後便决示以爲可當則弟欲以一書專通新寧
矣

向者因李景淵得聞公容貌衰謝殊非昔日之形昔伊川自涪還氣貌形色殊勝平昔公何不然想必傷於遷謫而然耶今者連承兩書深慰戀思所示納贖事麄污痼疾乃當世之巨弊而亡國之一事也以此民皆陷於塗炭之中盖自監兵使守令僉萬戶至於京官亦以此圖之到任之後其所聚斂無所不至然渠等亦有秉彝故不敢顯然發之於言掖庭下人雖受其賂亦知其爲不義而不敢肆於外矣今則朝廷以爲令甲名宰皆不恥爲之彼輩必以爲某某是當世名卿亦且甘心於此因以爲義所當然之事而納

者受者皆恬然以爲常如此則其所害豈不大乎於是時也公等非徒不能匡救又從而長之非細故也數年前吾鄉有一武夫欲納銀圖爲淮陽府使吾以爲無愧於汝心乎渠云有一宰相亦以銀圖爲吏判如我武夫有何不可乎今則此輩必復舉公之名爲口實也深可羞也且臣之事君善則從之不善則不從乃聖賢遺訓也未聞惟令之是從也來書所謂君令臣恭毋或小違乃臣子職也此言大不然公平生讀書引用不精乃如此惜哉夫所謂恭非此之謂不曰陳善閉邪謂之恭乎且使之加納而得爲吏兵判

亦且從之乎此則令公必不從也若朝廷責之曰前則惟令之是從後何不從乎公何以自解也令公今之此計雖非圖復官爵然實復官爵之階梯也今有邊警之患而韓藎之既得爲元帥若復有文翰之差公亦必以此復職也義所不當爲之事雖有君命不可屈意從之亦不可避近名之嫌只觀義之當否而已引古人爲證尤所未曉非唯儻爲公惜之年少儒生皆失所望若以常調觀之解放而還當賀之不當更有言也如此云云者望公之不淺欲其充類至義之盡也公所謂重臣分義不如庶僚亦異乎吾之所

聞不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乎若庶僚猶或爲之如宋象仁林檜輩欲納銀而力不足云此則可憐韓益之陳疏之計似矣渠雖不敢自爲子弟陳疏託以他事不納庶或可也若金而中(權)輩雖欲爲之亦無如之何孔子所謂喪欲速貧正爲此也已往之事不須更言因來示縷縷及之宋新寧之子在喪前與月沙(李廷龜)之壻洪金浦(霙)定婚今則不諧矣此子容貌才質甚佳可合爲壻矣此中喪禮備要亡友申生義慶所著者而僕爲之改定今夏兩湖儒生同力入刻鄙作序文疵病處望須刪潤且作跋文以送儒生

華欲得以爲重矣

答金巘

四七之說栗谷與牛溪書無慮萬餘言極分明在栗谷集中取而見之孟子之時人只知性之爲惡而不知性之善故孟子剔出七情中情之善者目之以四端以曉時之人誠有功於萬世也來書謂四端屬於道心之用七情屬於人心之用若然則孔顏曾思時只有七情之說是不知有道心而只知有人心也余故曰四端主道心而言七情兼道心人心而言來示太分析四端七情恐不可也又謂自四端而言則七

情爲其用自七情而言則四端爲其體所謂體中有用用中有體者是已愚意四端七情皆是心之用何以分體用乎四端七情旣是皆用也又加體字何意也又言譬之水四端渾渾澄澈之水潑潑於源頭無所汚者也七情則是水之派流也不能無淸濁之分云吾所謂太分析者此也公以余前書所謂七情之外更無四端四端在七情之中之說爲疑若如君之意則當改曰四端之外更無七情七情在四端中此亦無妨然如吾之所說亦有何語病亦何不順於理乎公以四七分體用之故致疑於不當疑之地也公

以四端爲靜爲體七情爲動爲用乎抑始爲四端終爲七情乎言無歸宿未知公之意向也又有一說若如君意則孔子時人之情只有不無清濁之情至孟子時始有渾渾澄澈潑潑於源頭無所汚之情耶如此則孔子之言未備而始備於孟子也其可乎來書又云四端理勝七情氣勝七情之中節者屬於四端然則七情之不中節者屬於人心乎若然人心全不好矣理勝氣勝之說亦如退溪理發氣發之說乎抑以四端之主道義而發者爲理勝乎如此則猶之可也然七情之發亦有理勝處亦有氣勝處公以七情

專爲人心不兼道心乎孟子於七情中拔出純善者爲四者之端栗谷何嘗以七情之不中節流蕩爲惡者亦并爲四端乎陰陽之動靜卽太極之動靜也動靜者氣所以動靜者理理無動靜則氣亦無動靜公以陰陽中又有甚麽物以爲太極乎動靜者氣也所以動靜者太極也公所引朱子說太極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云朱子之意動靜乃太極之所爲云也非如君之意也來示種種諸說皆不與吾意相合不可以書札一一分析若得一二年同處講學則彼此必得歸一矣

又

戀中見書知旅候平吉深喜深喜吾亦無恙又添一齒但耳聾日甚是乃老人常事也所求喪禮抄無印出人不卽印送從後推去如何來示望日不出主云者只開櫝蓋而已不出主於櫝前若朔日則出主於櫝前矣喪服給以濶中所裁去之餘布分作三条而各爲二疊施於濶中之內則并濶中原布爲三疊非以三条疊之也詳在喪禮抄且示立後之說必告禮曹然後爲之子只告本官則只爲養子而已不得爲繼後子也君在客中有所遺受之未安耳

又

前者回來人付上鄙狀未知得見否今見來問深慰戀懷吾依保耳諸子皆在此槃在京槃在富平矣所示問目備悉遭喪者朝夕上食時并祭考妣於禮無之丘墓或被人毀了至於見柩則當服緦麻或火焚神主則當依春秋新宮灾三日哭之禮而已不爲製服耳雖祖以上亦然子先亡父祭子時父不拜獻兄祭弟時亦不拜跪妹子大全亦有明文矣幼未持服而追服之禮先儒已謂非禮不可行也

又

鴈僧又來得見書問十分慰喜僕依保老軀何足道哉前送問目已答而無由傳去今以付送且今所示題主後懷之之說乃懷祝文之謂也丘氏亦謂懷之不焚云退溪說不分曉乃謂招來懷附之意若如此說而懷神主則無乃褻慢乎墓祭無侑食之禮者墓上無闔門啓門之儀此禮無所施故也題主奠不設飯羹明矣祥後不計閏家禮分明言之恐不可違也然以義理推之則小大祥若計閏則忌日不在祥月之中故不計閏而祥後至禫則計閏宜矣張子曰三年之喪祥禫閏月亦筭之從而行之恐亦無妨也來

示詞章云云盖今日不讀一字而通經書登科者有
之故云云然則教以詞章亦可然其間亦使有志于
聖學可也是時大北專用私無公道故云云

又

數月內連承二書深慰戀思且審學履安穩仰喜僕
依保耳所示問目其數不少而鴈僧立門促之未易
答之從後推去何如向聞鎭川素多儒生其中亦有
有志之人乎須勸奬成就之此處無有志學者唯全
州崔命龍者人物醇厚學識該博吾常愛重前年不
幸年五十五而死慟惜不已清州有李德胤者君見

之乎去鎭川不甚遠也吾嘗知其人相去不邇不得相會也冬與春間若得來訪甚幸甚幸

答金巘問目

士之出處人之大節卓茂不仕於莽固可尚也至如金元亂華危亡迫在朝夕然亦異於莽操之朝廷士之抱負才德者若得位行道則廓清中原恢復舊物乃是志願豈可隱身藏匿以避禍求生也如朱子文山所遭非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時也鄭圃隱出處雖不能盡合古人亦可謂忠於國事死於社稷也

近思錄若通讀一過則彼此皆有所益而遠莫之遂

可歎可歎其處儒生有能讀小學家禮近思心經者
乎
游氣天地間雜糅之氣也非本然之元氣也乃亘古
亘今流行者也朱子曰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
磨中出者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者指其未與物接之時也及
其既發則性發而爲情也退溪曰本本體也真不雜
人僞性是未感物時五性卽是真未發便是靜說得
甚精
余集先儒說間添以鄙見作近思錄釋疑多至八九

十張欲送于君證正是非而只有一件故莫之送也

小功不稅是古禮家禮則無有盖月數已過則不復追服之雖不追服初聞喪設位哭泣可也期九月之重服雖過月數與初喪聞訃者無異設位而哭四日成服如家禮之文可也

朱子曰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見於語類退溪不考語類而以已意答人之問殊爲未安

楊氏註所謂所後者之祖父母乃已之曾祖父母也所後者之妻之父母乃已之外祖父母也家禮中此

等文字多有之矣

蕭香蒿取此蒿及牲之脂膋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之間是求諸陽也此是天子諸侯之禮也然嘗烝 宗廟之祭其臭人不堪也

禫後吉祭朱子答李繼善書及楊氏說具有明據在家禮大祥下小註來書所謂孔子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必在禫及吉祭之後者得之矣蓋古禮祥後便禫大祥後擇日行禫又禫後卽擇日行吉祭無疑矣禫與吉祭在五日之內故孔子彈琴也儀禮曰吉祭而後復寢又禫訖朝服縞冠吉祭玄冠朝服云云此有

吉祭之明證也
小祥止朝夕哭以古禮看之卒哭後止朝夕哭並止上食矣何以知之李繼善問檀弓旣祔之後唯朝夕哭拜朔奠而張先生以爲三年之內不撤几筵故有日祭温公亦謂朝夕當饋食則是朝夕之饋當終喪不廢與禮經不合如何朱子曰此等處今世見行之禮不害其爲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以此觀之古禮虞後無朝夕上食明矣朱子母喪時常在寒泉墓所朔望歸奠几筵然則朱子無他兄弟朝夕上食不可付之於他人矣此亦廢朝夕上食之明文也然

今世之人既從張先生司馬儀上食則不可無哭泣
之節此先師之說而吾於喪中亦然矣
父母疊喪者三年之後又加爲三年古無其禮孝子
徑情直行則其情雖可嘉而不可創爲杜撰也
父母陷賊不知死生者通典諸儒論之多矣魏德問
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不得昏否許叔重
已設此疑鄭玄駁之云若終身不昏則是絶嗣也除
而成昏適權也問亡其親者不知死生則不敢服然
則不祭乎劉智曰猶疑其生故不敢服必疑死則可
不祭乎晉徐宣瑜云鄭玄云君父亡令臣子心喪終

身深所甚惑心喪是也終身非也愚以諸儒之說推之不知其死則心喪終三年若知其定死則當服喪也

改葬虞祭行於墓所見於家禮小註又見於儀節行之無妨矣還家後以改葬事畢之意告于本龕爲可

癘疫人疊死或父母死退溪曰成殯之後子當出避其言曰避者未必皆生然而避者生之道不避者未必皆死然而不避者死之道也愚見此說以爲是今見君之所示且更思之亦有所難處爲其子者畏死出避付之於婢僕之手婢僕亦畏死避而不守以子

而出避則不可責婢僕之不守或有至於火災而不救也其可乎然則退溪之說未可遽爲定論也

癘疫親死出避之說固是難處若爲土殯無火災之虞則如退溪說出避似或可也

庶孼之服退陶之言恐未然庶孼以其父視之則其情與嫡子無異矣妾子死其父哭泣爲服則其嫡兄弟豈可恝然不服乎以此推之伯叔父母從兄弟皆當有服明矣退溪先生答人書曰古禮亦無其文尋常不曉其意竊恐古人嫡庶之分雖嚴而骨肉之恩無異非如今人待之如奴隷故無所差別矣天屬之

親豈以貴賤有間乎退溪喪祭問答昔年一閱多有逕庭於禮者愚於紙頭着標則多至七八十條矣

妾子於嫡母稱號退溪之言似合義理

致齋於內散齋於外諸說中陳說爲是故栗谷小學集註亦取之

史記三十而稅一古者三代之稅十一文景之時時和歲豐國用有餘故三十稅一而足矣

四書中皆曰詩云恐非有異意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之遠栗谷疑以爲速字之誤余問於中國人亦以速字爲是

三年後吉祭爲適遷而設也父在母亡則十一月而小祥十三月而大祥後班祔於祖妣之龕有何吉祭乎

並有喪變禮見曾子問及雜記與杜氏通典吾嘗考諸書爲一通文多不能錄送

並有喪者待父葬設父虞祔後又爲母設虞祔禮也今此所問之喪母葬纔畢又有父喪而母之虞祔待父葬後設行則當在三月之後不可闕然無安神之奠但喪人旣遭斬衰不可爲母行虞祭依來示以他親代行初再虞待父葬畢行三虞卒哭祔祭似合於

情禮但無明文可據耳上食則成服後行之亦無不可盖上食非大祭祀故也並有喪變禮詳見曾子問故錄送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賓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註 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先後之次如何孔子言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自從也從啓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惟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

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柩至此則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爲父喪在殯故不得爲母伸哀於所次之處及葬母而反卽於父殯設奠告語於賓以明日啓父殯之期遂修葬父之事也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也虞祭奠之類故先重

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註曾子問並有喪言父母同時死也不虞祔不爲母設虞祭祔祭也盖葬母之明日卽治父葬葬畢虞祔然後爲母虞祔故云待後事其葬母亦

服斬衰者從重也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也

人遭禍亂流離之際奉主而行極爲非便人或埋於祠堂或墓所祠堂可避雨漏勝於墓所矣儻尋常念之有不虞之變而欲奉主而行則或有多至十餘位者只奉近親而行而埋遠祖有所不可故埋則并埋奉以行則并奉行可也壬辰倭亂爲定山宰時送主于墓所盛甕中埋安矣半年後出之櫝足脫落濕氣所侵故也

眚之爲言瘦也謂瘦其地使不得強大盖削地之謂也壇之云者讀如墠謂諸侯有罪則置之空墠以出

其君更立其次賢者杜之者杜塞之使不得與鄰交通也

父在母亡者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撤几筵祔廟則上食已廢矣至於朔望設祭禮於祖先時並薦新主無疑矣三年內墓祭祀土地神當依家禮行之花潭之說亦如此不可輕變

外族無出入降見於儀禮喪服篇古禮雖不敢違而生於今之世若非大段過誤則依國法行之亦無害也

三年喪二十七月然後服盡服未盡則以孤哀稱之

父在母亡者期年後服盡則不可以孫哀稱之

凡祭用飯則必扱匙西柄矣家禮雖不一一言之而時祭條可見矣

深衣曲裾之制朱子初年說也末年不用在於家禮小註考見爲可

塗轍者父之慈子之孝臣之忠未形已形通貫爲一條路雖事物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也其曰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者盖不待人行孝慈而後始有也朱子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又曰如既有君君臣臣底塗轍却是元有

君臣之理又曰塗轍卽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

程子曰中庸云云中庸之書不比論孟諸書自首至尾一袞說了不分精粗高卑雜記諸說并於大小費隱○右文義不過如此自此至所云隨之意六条皆答門人崔思昷

其道光明 橫渠易說其意以爲動靜不失其時則心身安靜其道理自然光明矣今學者見他人擾擾非干預自己事而所修亦廢矣

所謂機事事之多巧變關利害須用智計以應者也與孟子註所云機械變詐同意

鄙人所著近思錄釋疑從叔程太中之從弟幼姑太中之妹也自夫人言之故稱叔稱姑也

太中五得任子所謂任子宋時天子祭天則宰相以蔭官其子孫所謂郊祠覃恩也太中以官其子孫之恩均其諸父子孫也

所示隨之意大槩得之但不當討之言孔子非從而和之也請討之後不從則更不力爭乃隨之義也王安石行新法而韓琦爭之不得則乃行其法曰藩臣之義當如是是亦隨之意也

家禮不作佛事條註殊不知之意釋之於不知何之

之下亦未洽當愚意以爲先釋爲是矣以下二條家禮答問

郭平　漢書郭平家貧力學親死不能葬遂賣身富家爲傭覓錢營墓鄉邦稱之旣而舉孝廉官至大夫

廉范　漢書杜陵人父遭亂客死於蜀范時年十五往迎父柩船沉俱溺以救得免後舉茂才遷雲中太守

浮湘之便　朱子嘗知靜江府若往靜江則渡湘水故云以下三條朱子大全答問

劉安之雞犬　李通嘗用功於參同契故朱先生以劉安比李通而以雞犬自比古說劉安煉仙藥雞犬

服其餘皆飛上天云

馬肝之論見史記儒林傳引此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亦非人臣之義聖人所爲非常人所能及知雖置而不論未爲不知義理也如人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治平要覽走馬肝有毒殺人

范質熟狀　前時則羣臣見上面陳可否矣質等嚴憚太祖不欲面陳故爛熟公事而以書啓達也

昔年僕侍栗谷與松江論九容松江曰九容理也非氣也栗谷曰九容發動是氣非理也論辨良久未決後來吾因讀經傳參商推究則理有體有用朱子所

謂理有當然有能然有自然有必然已上四者理之用又有
所以然此理之體○朱子說見答陳安卿書此以九容爲理云者卽當
然必然自然理之用也栗谷亦嘗以中庸之費爲理
之用至其所以然者是理之體理之隱也與此不同
也竊恐栗谷未及分析而言也朱子又曰惻隱氣也
所以惻隱理也九容以發動言之則亦可謂之氣也
栗谷松江之言意各有在兩行不悖也
黃俊良不吉之人附托乙巳權姦爲四館時士類異
議之人稱以逆黨多數傳擧其人如此退溪先生不
知而取之其所作跋文不可厠於朱子書中當削去

也

與李士深 厚源

前承哀書謹審襄奉無事仰慰今又承書深感深感所示先妣忌祭時以俗所謂布深衣及布頭巾行祭無妨矣朱子在憂中至於時祭亦行之此在家禮小註中

又

所示卒哭明日而祔有明文而伊川橫渠皆有喪須三年而祔之說盖古禮所謂卒哭而祔祭于祖考妣後還奉新主三年祭之至大祥祭畢又奉主入于祖

龕西向坐程張之意盖本於此所謂三年而祔者只謂三年後永祔于廟與卒哭後祔不同矣哀家卒哭後祔祭蹉過不行大祥後擇日而設曾祖考及新主祭之然後還入本龕至吉祭後始以先考為正位入于第四龕而南向矣詳見家禮大祥章徹靈座條小註奉祀位數古禮及五禮儀雖只祭三代吾家亦欲祭四代朱子所謂無逼於僭也

又

哀之妻始生坡州叔父母以襁褓捧而養之情愛深重以家財分而與之亦情法所當為養女受之亦無

害於理也但一家以此有變恠多有不好之事吾雖不預於其事心常不安叔母葬後吾欲言于哀之夫妻以其文券還于其人矣未及言而聞哀以其文劵與其人如棄弊屣少無吝惜哀之處事不愧於古人也不勝歎羡君處事每如此則他日所就何可量哉尤欲速與相見耳昔者金君明叔元亮以此事言于吾吾以哀後當棄之之意答之矣此紙示明叔可也

又

前承書問審學履平安爲慰爲慰僕依保但鄭正字弘溟之妾母子方爲昭容房所推捉士大夫之血屬逢

此意外之患此時宮家事不可說也大槩鄭妾之母乃癸甲年間叔父買得婢也明有文券而叔父爲材木敬差官在湖南時其本主鄭姓人乘本家空虛之時奪取鄭妾之母以去叔父言于本主所居地主治其違法奪掠之罪因得推還厥後生鄭妾今年十七本主因前嫌怨將此母子賣納于昭容房云近日鄭正字入京以其文券明白之狀因人通之則昭容略不動念因有推捉之舉勢力之地不可以文券口舌爭辨不得已祈懇于昭容則僅許贖免而亦不明言其價之幾何其意盖欲刀蹬也渠母子只有一口婢

鄭正字亦無産業一金一布無計辨出叔父膝下鞠育之兒一朝仰役於宫家非但僕一家人所不忍者抑必叔父掩泣於泉下矣鄭正字及叔父庶子頃者致書於從弟義生欲得京江婢一口以補其價頓無相助之意奈何奈何百爾思之君妾所得於叔父家奴婢君既已抛棄棄之於彼無寧棄之於此此不害於事理救患於一家無有不可也第念君既已棄之則必不欲復爲干涉於其間然而該院之籍則以君名懸錄非義生所可擅便也今以奴婢一口移給鄭正字俾贖此母子切仰切仰吾自有此事寢食不安

有時淚下君若以干涉爲嫌而有所持難則吾當扶病入京而周旋幸諒之餘在諺書中可與鄭正字議處之

沙溪先生遺稿卷三

洛成

排纂要 一